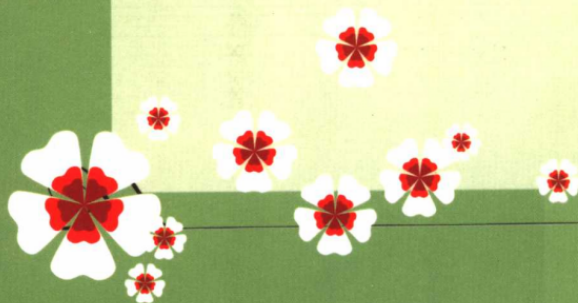


第一部留德生活全景小说

佳人行

李丕菊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第一部留德生活全景小说

佳人行

李丕菊 著



華藝出版社
HUA YI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佳人行/李丕菊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80142 - 856 - 1/I · 405

I. 佳… II. 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9282 号

佳 人 行

作 者 李丕菊

策 划 黄丰文

责任编辑 史 宁

装帧设计 嘉海文化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10 层 (100083)

电 话 010 - 82885151 82884318

邮 箱 huayip@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通州运河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9 月 第 1 版 2007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42 - 856 - 1/I · 405 定 价 20.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李丕菊，女，留德进修生，自幼爱好文学，发表过多篇作品，现居德国。

目 录

佳人行 / 1

美丽的芙蓉花 / 149

我一定会回来的 / 184

好一朵茉莉花 / 229



佳 人 行

一

明媚正慢步地登着楼梯，越往上登，就越有一股蒜加热后的芳香扑鼻而来。这大约是慧敏阿姨在做菜。这次聚会还有慧敏阿姨的房东。听蕴觉说，这是一位刚大学毕业的女士，是德国人。明媚边登楼梯边想着，这次聚会大家肯定说德语，而自己还不会说，想到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今日我就要甘拜下风了，这是自己多么不情愿的事。”

想着想着已来到阿姨的门前，进入这门已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半月前，从中国飞到德国法兰克福后，被蕴觉和阿姨接到阿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由蕴觉将她送到了阿姨已给她事先租好的宿舍。第二次是前天，是她被 K 大学语言班老师赶到从 ABC 学起的最初班级，她气哭了，便跑到阿姨这里来诉苦了。慧敏帮她找语言班老师说情，那老师答应“研究、研究”，结果呢？依然是原决定不变。

敲门后，慧敏阿姨笑脸相迎，她用围裙擦擦手，领着明媚到客厅。这是一室一厅的居室，几个人正坐着聊天，或干活。慧敏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明媚，刚从国内来不久，是蕴觉大学同学。接着她还用德语向明媚介绍，她指着那位正坐在黑色沙发上的穿着浅蓝衬衣及牛仔裤的，高个长发的女士，“这就是我的房东安

娜。”安娜起身笑吟吟地与明媚握手，慧敏又指着正坐在靠背椅上穿着月色连衣裙的苗条女孩，“这位是 K 大学德国文学系的玉霞。”玉霞起身笑着握她的手。蕴觉此时正往长条黑漆的桌子上放碗碟、筷子及刀、叉，他也抬起头向明媚问好。明媚迅速扫了一眼，见桌上已摆了好几道菜，炒肉拉皮凉菜、牛肉干、炸虾片及炸丸子。

安娜和玉霞在慧敏又去厨房后，就将目光聚集在明媚身上了，明媚有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黑黑的短发齐耳，上身着浅蓝色短袖衬衫，下身为深蓝色八角裙，脚上是半新不旧的褐色凉皮鞋。

明媚被她俩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就赶紧与玉霞搭起话来。

“玉霞，你来德国多久了？”玉霞请她坐在自己旁边的椅子上。

“我已来两年多了。”

“你来时没参加语言班学习吧？”

“我已在中国语言大学德文系毕业了，也就免掉了在语言班学习，直接上课。”玉霞细声细味地说。

“那你的德语已相当棒了！”明媚满脸充满羡慕的神情。

“哪里，只能说还凑合吧！”玉霞细声又谦虚地道。

不一会儿，另四个菜已烧好，由蕴觉陆续端到桌上，熘肉段由慧敏刚刚做好，宫保肉丁和炒西芹由蕴觉掌勺，红烧鱼早已做好，热了热，最后端到桌上。慧敏用德语请各位入座，蕴觉为每个人的杯子斟满了葡萄酒。

慧敏举杯起身道：“今日，第一，我们感谢安娜，租给我们这么漂亮的房子，安娜，谢谢你啦！”接着继续用德语问道，“你这一去要一年半载的才回来吧？”安娜道，“可能吧！不过我假期还是要回来的，看我父母亲。”接着慧敏看着明媚道：“第

二，我们为明媚接风洗尘。”慧敏红光满面地举起杯子，“来，干杯！”一饮而尽，安娜和蕴觉几个人都已站起来，举杯喝酒，只有玉霞和明媚用小口抿了一点酒。安娜与大家又坐下后，看着两位女孩道：“这两位女孩真是典型的东方美女，真漂亮。”

玉霞笑眯眯地看着安娜道：“安娜，您也相当漂亮呀！”

慧敏一面给安娜布菜，一面斟酒，“来！别客气，安娜！吃菜，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请客至少要八个菜，凉热搭配。”安娜的脸红润润的，笑容满面地道：“难为您了，您做了这么多菜，又都这么好吃。”

玉霞还没怎么动筷，她给安娜介绍每道菜的名字，做每种菜的大致工序……

慧敏听后忙赞扬玉霞：“玉霞，你想得周到，给安娜这么介绍，也让她领略一下中国的饮食文化。更没想到，玉霞也是烹调高手呢！”

“这是出国留学逼出来的。”玉霞不无感慨地解释着，“出国后，都学着自己做吃的，与同学在逢年过节时聚会，练就了烹调技术。”

慧敏坐在儿子和安娜之间，在长条桌的一侧，另一侧坐着玉霞和明媚。明媚见玉霞那么流利地给安娜介绍着，她的双眼目不转睛地侧脸看着玉霞，既羡慕又感叹，她竟说得那么流畅；而自己还张不开口，她下意识地使上下唇蠕动着，想小声学着说一点，却发不出音符。好像婴儿看着大人说话也想说却只能吧嗒嘴的样子。当玉霞介绍完时，她深深地低下了头，脸红红的，好像要哭的样子，她刚想起身去厕所，怕自己当众哭起来，又忙坐回，怕大家注意看她。她的一举一动首先被蕴觉发现了，蕴觉忙起身，为大家斟酒及倒饮料，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明媚向蕴觉投去感激的一瞥。不一会儿，慧敏发现明媚还不曾动筷。“明

媚，快趁热多吃菜！”她忽然明白了，这孩子大概看到我们都在说德语，她还不能说，心里难过吧？就安慰着，“明媚，你不必为暂时说不出德语而着急，我敢保证，明年的此刻，你会是餐桌上说德语的佼佼者，别胡思乱想了，你学德语还刚刚开始，急什么！”她又转过脸认真地对安娜说：“这女孩可要强啦！看见我们都说德语，她说不出，急得连饭也不想吃啦。”

安娜用欣慰的眼神看着明媚道：“不用急，你有着这么强烈的进取心，你的德语一定会学得又快又好。”

蕴觉又起身为大家倒饮料，虽然没倒进多少，却深情地看明媚一眼，那目光好像在说：“你还着急？不必的，你将来一定是佼佼者！”玉霞赶紧起身给明媚的盘子夹满了菜道：“趁热吃，别着急！你还刚站到起跑线上，跑到终点才见高低呢！”这位善良的女孩，很理解明媚的心情，安慰着她。

明媚经大家一番劝说，心情豁然开朗了，终于露出了笑脸，且开始吃菜饭了。

在气氛轻松起来后，大家议论起德语如何难学，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难。也谈论大学里专业的特点，以及德国大学状况，安娜滔滔不绝地像作报告似的，给大家讲了德国大学概况，哪些大学好，哪些大学一般等等。

大家认真听着，这是这三位大学生很感兴趣的话题。安娜还介绍了德国的小学，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分了等级，学得好的入 Gymnasium，即正规中学，将来入大学，成绩不够的，只能入职业中学，或一般中学，在这种学校学习的学生，若成绩好，也可升入大学。慧敏向她介绍了中国的统考，按考试分数高低，入不同大学。安娜认为中国的方法好，她觉得德国的方法埋没人才，尤其那些淘气的孩子，往往是非常聪明的，却给淘汰到入大学希望少的中学，他们失掉了自信心和自尊心，就不能成为优秀

人才了。

安娜还告诉大家，这房子是她入大学后，父亲给她买的。安娜因还要收拾行李，先告辞了。大家起身相送。

她走后，明媚请玉霞将安娜的话翻译给她听，当说到这房子是她父亲在她入大学买给她的后，明媚颇有感触地道：“咱们可没哪家能在孩子考上大学后给买房子的。”

玉霞很有信心地道：“你瞧着吧！以后准会有的！”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从学德语难，谈到找房子难，从德国的法定节假日多，谈到德国大学生学习方法灵活。

在谈论的空暇机会，慧敏凑到明媚身旁问道：“最后那语言班同意你到基础二班学习了吗？”

“没有，还是让我从 ABC 开始学。”明媚无奈地道，“那老师有点轻蔑我。”

玉霞问：“是怎么一回事？”

明媚坦然道：“我开始报基础三班，被他们踢到基础二班，过一周又给踢到基础一班，这是从 ABC 学起的原始班。”明媚说这话时，目光中透着气愤，但口气却很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既不惭愧，也不含羞，大模大样的，还很轻松的样子。她一扫刚才因听不懂，说不出而急得面红耳赤的神态，这使在座的备感不解。

在座，只有她童年玩伴蕴觉知道她的心思。蕴觉想起，他们小时一起爬树摘榆树钱，她爬不上去，就想往上爬，拿来小凳子作阶梯，不巧，小凳子被踏翻，她也摔倒了，她带着哭声又将小凳子立起来，还是踏着它，终于爬上了树，爬到与蕴觉等高度才罢休。蕴觉想到这，说：“虽然暂时你在最低班，但我相信你会很快升上来，就像小时候爬树那样，你不认输，不气馁，最终，你会是强者。”

慧敏听了蕴觉说的，又瞧瞧明媚很愿意听的神情，就附和道，“明媚一向是好学生，学德语也一定会又快又好……”

玉霞也劝道：“不要将德语看得很难，其实只要将基本规律掌握住，下些功夫记单词，也就能很快掌握了。”

慧敏劝大家再吃点菜，明媚风趣地道：“这顿饭我吃得最饱，吃了不少菜不说，还知道了不少德国情况，及学德文的难处，这两种不同样式的饱和，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哪！”

收拾好桌子后，慧敏又端来水果盘子道，“今日难得凑在一起，你们三位大学生，这里还顶数玉霞是德国的正牌大学生吧？”

“啊！妈！你忘了，我也是呀，我已免掉了好几门课，现已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啦！”

“啊，是吗？可你好像没与我说过呢！”

“你整天忙餐馆的事，我也就忘了告诉你啦。”

“你应主动告诉阿姨才对，和你们比，我是最矮的了，什么都得从头来，真让人着急。”

玉霞看着明媚与蕴觉很随和地对话，蕴觉还提到他们小时曾一起玩过，她觉得他们关系不一般，她不说话了，想快点离开，她起身想告辞，就说：“谢谢慧敏阿姨，为我们做了这么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大家都解了馋。不过……我回去还有点事，对不起，我得先走了。”

“玉霞，你以后还是要常来，又多了个伴，明媚也常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让你们常常有解馋的机会。”慧敏十分开心地说着。

“谢谢阿姨！”玉霞说着就起身穿起衣服，大家的衣服全挂在门旁的衣架上。

“我也该走了。”明媚也站起身来。

“我送送你俩吧，我有车。”蕴觉说着，也起身穿衣服。

“好啦，明媚，我还忘了对你说，玉霞在过去的两年内，对我的帮助可大啦，不论是我的德语学习，还是到德国机关办一些事情，她都耐心帮忙。这以后，你们已熟悉，就可互相帮助了！”慧敏觉得明媚还不知道请这玉霞是何故，就补充道。

“明媚，你以后有啥解决不了的问题，打电话给我，看我不能帮你。”玉霞说着从提包里取出笔和纸，写了电话和地址给明媚，她瞥了蕴觉一眼，又看看明媚，就拉着明媚的手，“咱们走吧，阿姨再见！”

明媚与玉霞并排坐在后排座位上。玉霞转过脸来看看明媚问道，“明媚，你是怎么来德国的？”

“我……”明媚沉默刹那道，“这说来话长了，不过简单说来，也可用一句话告诉你，是慧敏阿姨担保出来的。”

“慧敏阿姨？……那你们是亲戚啦？”

“不是，只是我妈认识慧敏阿姨，我小时候，我们两家是邻居，后来，我爸爸调到南方去工作，我们家就都去了南方。”

“啊！”玉霞不无感慨道，“慧敏阿姨真不简单哪，现时，要担保一位大学生出国，要有四万马克存入银行，而且是存在被担保人名下，银行才给被担保人开具证明，这才有来德学习的可能。”

“可不是！”明媚带着感激的心情道，“是存在我的名下，那么多钱，不过，我妈与慧敏阿姨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互为邻居约有十来年呢！”

“慧敏阿姨对你可真好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玉霞也很感动，又道：“这四万马克可是不容易攒哪。”

“我妈还向她的朋友们借了些，我们自己也没那么多的钱。”正在开车的蕴觉插嘴道。

玉霞听见蕴觉插话，不觉两眼向蕴觉扫过去，她见到此时蕴觉的嘴角正露出一丝丝笑意，她的心略沉了下来，并低头在思索着。

明媚见她低头不语了，就想到应问问她是怎么来德国的。

“玉霞，那你是怎么来德国的？”

玉霞侧过脸很友好地对明媚说：“我也是自费留学，是我妈认识德国人，请人家做的担保。”

“你妈？……请人家……？她是德语教授吧？”明媚马上想到，能请德国人作担保，必定是德文教授之类的人才行。她想起自己在办理出国签证时，曾到处找懂德语的人；在九十年代初，德语人才不像懂英语的可以大把抓，费了好大劲，还是在蕴觉父亲的帮助下才找到的。

“她是教授。”玉霞还告诉明媚，在改革开放初期，教德语的人工作十分繁忙，教授要带团出国，因为刚毕业的学德语的学生还不能像现在这样，让人放心地使用。所以，她妈那时常常出国，也就认识了许多德国人。

“那你在你妈的熏陶下，德语一定相当棒啊！”明媚很诚恳地道。

“可是，我并没进过大学的德语班，只听中国学生在 K 大学学德语，很难通过，因为他们要求得很严。”

“啊！那么难！”明媚惊讶道，“难怪他们三脚两腿地将我从当初报名的基础三班踢到 ABC 班。”

“你原先学过德语吗？”玉霞听她说曾报名参加基础三班，就好奇地问她。

“没学过，只是为了通过签证关，请人教过，临时抱佛脚。教者将大使馆可能提的问题，用德文写好，一句句教我，并让我背熟，我没费周折，竟然通过了。这就让我觉得，德语不十分难

学。后来就报名参加基础三班，原想快点学，可是，这里的老师慧眼识鱼目和珍珠，我这鱼目没能混水为珍珠，竟被二位老师识别出来。就一路滑下去，像坐滑梯一样，一滑到底。”明媚说得很自然，很风趣，已没一点怨气了。因为此时的明媚正鼓足勇气，想在学德语方面拼搏一番呢。

玉霞见明媚不难过了，就解释道，“他们那是对你负责呀！K 大学德语班毕业证书，可以进入德国任何一座大学，这里的德语教学是很有名的。”

“啊！原来如此。想速成怕是没门了。”明媚有些感到遗憾。

“那也不是，你只要用心学，可以跳级。比如你在第一班时可以参加第二班考试，合格后，你可以入二班学习，依此类推，说不定你可以提前毕业呢！”蕴觉边开车边友好地给明媚出主意。

明媚听后非常高兴，大声道：“啊！可以跳级，太好了！”明媚兴奋的样子，好像她已跳级成功似的。

玉霞忙道：“看样子，你是跳级能手！”虽带点调侃，却一脸真诚。

“玉霞，你可能不知道，她是学习能手，学什么都是佼佼者。”蕴觉又插嘴道。玉霞觉得，这蕴觉总是赞扬明媚，便脸色有些阴沉。沉默一会儿，玉霞又道：“听说 K 大学的听写可绝了，错一字，扣一分，到头来，很多人都得负分。他们计总分时，将负分与文法的正分相加，这就使得很多人无法通过。”

“这可真是一绝。”明媚感到有些不合理。

“我有个朋友，一连几次都没通过，也就进不了大学，后来跑到其他大学学习德语，才获得语言证明。”玉霞又补充道。

“蕴觉，你是怎么通过的？”明媚想知道 K 大学的德语班到底有多难，就问蕴觉。蕴觉慢腾腾地道：“我是先在一个语言学

校学到中班，拿着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K大学让我入中级班回炉一下，我的听写给扣去不少分，但总算通过了。”

“你们这一席话，可提醒了我，必须下苦功夫。可是，玉霞，这听写应怎么练呢？”明媚抓紧时间，继续追问。

“最好的办法是练习速记，你可以将德文单字，按其特点或意思，将其缩成一个字母，或两个字母代替之。然后在老师念课文时，你别看书，只记录，用速记法，然后你整理出来，再与课文对比，找出错的原因，如此练习，下苦功夫，就会有好成绩。”玉霞将自己学德语的方法，毫不保留地介绍给明媚，明媚十分高兴地道，“你真好，能这样具体地传授经验，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呢？这听写这么难，我只好拼命啦！”明媚这最后一句话似乎叫着出口的。

“可别拼命呀，你才刚刚开始留学生活。”玉霞半开玩笑地说着，她又给明媚介绍了笔试经验，说着说着已到了她的宿舍门前。

玉霞住在大学附近的学生宿舍。她下车后，向蕴觉道谢，与他俩挥手告别。

明媚住在大学的学生宿舍村。当车开到明媚的宿舍村时，明媚见蕴觉并无下车的想法，仍坐在驾驶座位上，就对蕴觉说：“出来散会儿步吧。”

“那我把车停到那边。”他停好车，向明媚走来。

大学宿舍村是由几栋高楼和一些排列整齐的平房及两层简易楼房组成的。最初这里只有两栋高楼，乘火车路过附近时，那两栋高楼马上会进入人们的视野里。后来，外国学生逐渐增多，四层、两层及平房相继落成。有的简易宿舍竟像鸟笼似的，小巧精致，排列有序。原来这里曾是一片绿草地，现在宿舍林立，只有靠南边，还有草地。草地旁还有个小湖。

他俩向南边草地走去。先是默默地走着，后来明媚先开口。

“真得感谢慧敏阿姨和你呀。若是别人，很难这么做的。”

“这是因为我妈和你妈是好朋友，我妈认为，她好朋友的女儿一定是值得信赖的，因为女儿像妈的多。”

“刚才听你说，你们并没有那么多钱，还从别人那里借了些，这真的难为你们了。”

“这也没什么，我妈就是这么个人，她很热心，而且自信这事是稳妥的。你知道当我妈把大把钱交给我时，我是非常感动的，我妈说，‘我很忙，你去办吧。’我拿着钱和你的入学允许证明，小心翼翼地将钱存入银行，存入你的名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办的那么大的的一件事！”

“那你相当信任我啦？”

“我能不信任你吗？我们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你是学生会干部，又是好多活动的组织者，你很有威信的……”

“仅仅因为我是学生会干部才信任我吗？”

“那倒也不全是……”蕴觉不想往下说了，就转了话题，“我觉得你不必为暂时滑到最低班而难过，你会很快以优异成绩赶上来的。”

“是吗？你真的这么相信？”

“是的，我是这么相信的，否则，我不会这么说。你在北京大学，不是在两个学科中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的吗？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明媚听到蕴觉如此赞扬她，心里十分高兴。于是又开始沉默了。

月光撒在草地上，常散步的人们将草地踏出条状的小路，月光下，它们像一条条银色飘带镶嵌在墨绿色的地毯上。他们沿着一条细长的小路往前走着。蕴觉打破沉默问道：“你来已有半个

月了，觉得这里怎样？”

“德国有一种肃杀景象。”明媚脱口而出。

蕴觉惊讶地侧脸看一眼明媚，“肃杀！你为什么这样形容德国呢？”

“我觉得来德后的第一感觉是冷冷清清，德国人少，大街上冷冷清清，好像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冷冷清清的……”

蕴觉懂得她这后一句冷冷清清的缘由。他没言语，却自己在扪心自问，自她来后，他只给她打过两次电话，都是晚间在公用电话亭打的（学生宿舍每层楼都有公用电话），两次都只问问有啥事没有。慧敏整天忙于餐馆，也没顾得上邀请她来，今日是第一次邀她来吃顿像样的饭，这大约使明媚觉得，他们有些冷漠吧？蕴觉没再说什么，但过一会儿，他半开玩笑似的看着明媚，“我们往回走吧，不然又会觉得，这月色也冷冷清清的了。”

他俩之间有一条带状距离既不像恋人，也不像密友，倒像初中男女生之间那种又疏远又亲切的样子。但各自的心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当蕴觉和明媚来到停车场附近时，蕴觉说：“我用车将你送到你宿舍门口。”

“不用了，又没多远。”于是她站在那，让蕴觉开车走，她目送他，直到他的车影消失在拐弯处。

明媚漫无目的地绕着宿舍楼走着。

她回忆起，与蕴觉交往是在蕴觉大学二年级结束时，那时，自己刚第一学年结束。因家境贫困，暑假不能回家，只好在学校度暑假。暑期校学生会组织骑自行车远游，路线是从北京出发，经过南京，上海，到达杭州，然后返回。蕴觉报名参加了。这在还吃不太饱的岁月里，可称作是壮举。能勇敢地报名，参加者寥寥，女生更无一人。蕴觉瘦高、圆脸、大眼睛，一头黑发梳理成